

# 乌审革命斗争史料选

——乌审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下册

政协乌审旗委员会 编  
乌审旗延安精神研究会

Ushen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History

烏市革命斗争史料选（下册）

烏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收编烏市旗委史学会  
烏市旗史资料研究会  
编

二〇〇九年十月

# 乌审革命斗争史料选（下册）

## 乌审文史资料（第四辑）

编委会

主任：吴兆军

副主任：章嘎 万源山

成员：韩怀德 周子杰 郝继忠 查干其劳 王悦峰

策划：吴兆军 章嘎 万源山

编务：郝继忠 王悦峰

责任编辑：郝继忠

封面设计：布拉格

封面题字：满达呼

出版：政协乌审旗委员会 乌审旗延安精神研究会

承制：隆达印刷厂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

字数：225 千字

内新图准字（2009）第 63 号

版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印制

印数：1—1500 册

工本费 35 元

# 目 录

|                      |                |      |
|----------------------|----------------|------|
| 王悦丰传略·····           | 梁 冰            | 670  |
| 回忆伊盟解放战争（节选）·····    | 高 平            | 754  |
| 曙光照亮鄂尔多斯之前·····      | 熊占元忆 梁冰整理      | 847  |
| 回忆我党接待沙王的工作·····     | 张竞元            | 888  |
| 云泽同志到河南·····         | 熊万荣忆 何知文、陈修温整理 | 894  |
| 略谈东西乌审的分开与统一·····    | 双玉山忆 王飞整理      | 897  |
| 忆我的战斗岁月片断·····       | 纪平安忆 王文中整理     | 903  |
| 乌拉尔林事件·····          | 王庆富            | 931  |
| 粉碎奇风山叛变·····         | 何知文            | 942  |
| 无定河畔阻击战·····         | 云成烈            | 947  |
| 东乌审起义·····           | 郝文君            | 957  |
| 乌审事变始末·····          | 张竞元            | 968  |
| 捉放奇玉山·····           | 马步萧            | 988  |
| 忆给奇玉山送信·····         | 赵安飞忆 高福厚整理     | 1002 |
| 回忆纳宋典勒格·····         | 张秉义忆 何知文整理     | 1009 |
| 回忆曹动之同志·····         | 乔桂章忆 乔明整理      | 1027 |
| 开明人士特古斯花·····        | 斯琴嘎 刘新平        | 1043 |
| 回忆我母亲的革命事迹·····      | 郝崇仁            | 1047 |
| 一个无名妇女的事迹·····       | 王美玲            | 1054 |
| 一个铁心跟共产党走的蒙古族妇女····· | 斯琴嘎            | 1059 |
| 一个蒙古族女侦察员的功绩·····    | 斯琴嘎 齐翠玉        | 1065 |
| 把一切贡献给革命战争·····      | 王美玲            | 1067 |

|                |         |      |
|----------------|---------|------|
| 脱险·····        | 王美玲     | 1071 |
| 强桂兰的一段经历·····  | 徐彩云 王美玲 | 1073 |
| 革命家属康敏·····    | 徐彩云 王美玲 | 1076 |
| 一支随军家属队·····   | 刘新平     | 1080 |
| 蒙族女情报员昌汉口····· | 刘新平     | 1086 |
| 席尼喇嘛·····      | 郝继忠     | 1089 |
| 乌审旗革命斗争史略····· | 郝继忠     | 1091 |

# 王悦丰传略

梁冰     整理

## (一)

王悦丰（蒙名：阿拉宾巴雅尔）1898年九月三日出生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今乌审旗）斯布扣草原。那时候，清政府控制的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发生急剧分解，清朝封建统治者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国家主权遭到破坏，门户开放，白银外流，官廷腐败，国力衰竭。外国资本主义犹如洪水蝗祸，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上横行肆虐。1858年，清政府同英国、法国订立“天津条约”。根据条约中“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1865年，比利时神甫南怀仁继承了法国圣味增爵会“对于蒙古民族传教到底方针”。根据这个精神，于1874年2月巴耆贤主教派德明玉等两神甫到准格尔旗。3月，又到乌审旗、鄂托克旗进行传教活动。1883年，巴耆贤请得罗马教廷批准，将鄂尔多斯划为“西南蒙古教区”。从此以后，外国宗教势力采取逐步进逼蚕食的办法进入了鄂尔多斯地区。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鄂托克旗、乌审旗、准格尔旗一带的蒙古族牧民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激怒的群众到处烧教堂、杀神甫，把入侵洋人弄得一筹莫展。腐朽没落的蒙旗王公，不但不支持人民的反帝斗争，反而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牧民们提出“洋鬼子侵略我们，我们就打倒洋鬼子；谁阻碍我们打洋鬼子，我们就打倒谁”的口号。1901年9月，清廷和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向外国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神甫都以胜利者的姿态强迫各地签订“庚子赔款合同”。染指鄂尔多斯的比利时神甫在柠条梁召开赔款会议，强令鄂托克旗向比利时天主教堂赔款八万四千两白银，乌审旗赔款四万五千两白银，扎萨克旗赔款一万四千两白银。王公们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便把一块块的草场划给洋人。洋人信手取得这些富饶的草场后，一方面在这里修建教堂，一方面把陕西一带的农民诱进草原，以开垦耕种为条件，逼着他们加入天主教。从此，美丽的草原便被糟蹋的千疮百孔，满目瘢痕。这对一个有气节的蒙古人来说，心灵上怎能不造下切肤的创伤？

伟大的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英雄的民族蒙受着屈辱。王悦丰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危难与屈辱中渡过的。他那个

本来就缺少温饱的家庭,还要担负王府的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

孩子的心,本来都是清洁无瑕的。他本能地需要社会的温暖,需要父母之爱,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需要遮体御寒的衣物,需要充足的奶食肉类……可儿童时代的王悦丰实际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入侵草原的洋人,是与传统的喇嘛教格格不入的天主教,是支离破碎的被垦伐过的草场,是王爷多如牛毛的税收,是边商的巧取豪夺,是愚昧落后的颍风恶俗,是饥饿和寒冷,是父母的厮打和辱骂,是可怜的母亲哀号和眼泪……总之,运载着王悦丰命运的帆船,在无边的、迷茫的惊涛骇浪中颠簸、漂荡……

令人难于忍受的现实,塑造着王悦丰那过早成熟、异于一般的性格。他不满现状,与蒙古人逆来顺受的传统礼教相抗衡;他不屈邪恶,与门第高贵的王公上层相争斗;他不阿谀逢迎,与循规蹈矩的弱者哲学挑战;他不畏惧牺牲,哪怕有再大的风险他都直着腰干去承担。他的性格使他对社会上的现行制度产生了敌意,也使他对佛爷赐给的命运产生怀疑。他简直象一个不可思议的怪人、默默地坐在草原的一角,暗自积蓄着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冷静地等待着报复他的仇敌的机会。他因为在童年时期便形成一种坚韧、正义、不屈、沉默的性格素质,所以,在生活中

的许多细微末节问题上，都显示出了他的反抗精神。

如果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的话，那么，有史以来便具有密闭特征的乌审草原，也必然有一种因循守旧、平和中庸的物质。乌审草原的独特气氛，世代熏陶着草原牧民。因而，王悦丰的父亲，要求王悦丰必须具备那种因循守旧，平和中庸的乌审旗草原气味。如此，他和家族、和父亲之间，经常发生没法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对母亲的眼泪表示同情和怜悯；他对父亲的苛求表示反感和抵触。因此，他同他父亲的关系十分不睦，他在他父亲的眼里，是个叛逆的儿子，甚至是喇嘛教里说的那种“莽古思”。

## (二)

王悦丰的父亲下过最大的决心，企图从性格上把王悦丰征服，使他“浪子回头”。他对儿子使尽了心机，用了种种办法：软的、硬的、甜的、苦的。但是，到头来终归无效。王悦丰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象天上的日月星辰一样，没有丝毫的更易。

久而久之，他渐渐动摇了对儿子严加管教的决心，只好“信马由缰”，随他的便。他对儿子花的心血，非但没

有征服儿子，反倒被儿子征服了！

青年时代的王悦丰，由于他用坚强的毅力挣断了牵在他父亲手里的那条缰绳，便象草原上的一匹野马，自由自在地成长起来。

这时，他的聪明才智初露头角。他喜欢打猎，练出一手好枪法；他会切脉看病，成了一个行脚蒙医；他心灵手巧，能剪裁皮张，缝制出合体的皮袄皮袍。他还学到了一般蒙古人不学的本领，用边商的办法，到榆林弄些白面，打成牧民们喜欢的圣饼，向牧民换些畜产品。长此以往，他家的牲畜也有了少许发展。这样，年轻的王悦丰，在乌审草原的牧民里，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王悦丰的青年时代，恰是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席尼喇嘛在乌审旗领导牧民闹“独贵龙”时期。那时候，风起云涌的“独贵龙”，犹如席卷鄂尔多斯的风暴，不仅把数以万计的贫苦牧民卷了进来，连一些台吉、参领、章盖也抛弃了自己的花翎顶戴，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独贵龙”运动。乌审旗的“独贵龙”，虽然多次遭受乌审旗王爷的镇压，“独贵龙”运动仍方兴未艾。这时候，乌审旗王爷察克都尔苏荣的政权更加腐败。他的“黄脸福晋”娜仁格日勒独揽王爷大权。娜仁格日勒作风淫荡，生活糜烂成天和

管家额尔敦仓鬼混。她为了满足自己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便任意增加苛捐杂税、劳役乌拉，还大片大片地出卖草场，致使大块草场被榆林边商开垦，这就更加激起了牧民的愤怒。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为了民族的利益，面对乌审旗王爷和革命队伍中变节分子的反扑和挑衅，从来没有向贪官邪恶让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发动牧民联名上书，揭发王爷察克都尔苏荣和“黄脸福晋”的罪恶。席尼喇嘛的状子终于到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这时，恰是外蒙古闹独立运动的时期。袁世凯担心鄂尔多斯蒙古人会跟上外蒙古人跑，便于1915年5月30日，由银川镇守使传达了他的指令：“所报之事已悉。据查，身为乌审旗扎萨克贝勒的察克都尔苏荣，在建设中华大业中心怀犹豫，有失旗政。致使蒙古民众骚动，发生‘独贵龙’变乱。理应割其官职，罢其贝勒爵位，以示惩处。”1918年初，袁世凯政府将乌审旗王爷大印从协理朝克图鄂其尔的手里收回，转交给察王的儿子特古斯阿木古郎，正式委任他为乌审旗扎萨克贝勒。昏愤的察克都尔苏荣对丢失王位不满，他在福晋娜仁格日勒的唆使下，以“父王”的权威，从儿子手里夺走了王印。之后，准备投靠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伺机往外蒙古潜逃。

其间，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由于受到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深入发展，在乌审旗建立了“独贵龙”总部，有力地抵制了王府任意出卖土地、断送民族利益的行为，限制了王府的专制法令和苛捐杂税的推行，在席尼喇嘛领导“独贵龙”向王府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过程中，王悦丰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参加了席尼喇嘛的军队，受到席尼喇嘛革命精神的熏陶，全面接受了席尼喇嘛的革命思想。

席尼喇嘛在同王爷察克都尔苏荣的斗争中，抓住了向他和娜仁格日勒反击的有利时机，于他们动身潜逃外蒙古的前夕，在乌审召将娜仁格日勒抓住，秘密处决，并夺回了王印。那时候，王府的王印和福晋，都是清朝皇帝钦命的。席尼喇嘛在这两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上表现出的英勇果敢的雄才大略，对乌审草原的牧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席尼喇嘛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本来就具备向封建制度宣战的招风潜在意识的王悦丰的心灵。

1919年6月，整个伊克昭盟地区的封建上层联合向席尼喇嘛及其“独贵龙”进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席尼喇嘛利用扎萨克旗活佛旺丹尼玛的线索，第二次进了北京。之后，旺丹尼玛又把席尼喇嘛介绍到了外蒙古首府乌兰巴托。从此之后，席尼喇嘛同乔巴山及第三国际发生了

接触。席尼喇嘛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前进和质变的升华。

1925 年秋，席尼喇嘛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回到张家口。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工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届代表大会。1926 年 2 月，席尼喇嘛回到乌审旗。之后，决定在包头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及其反动势力，当然把席尼喇嘛的革命活动视之为洪水猛兽。于是，王府向全旗宣布了一条命令：“全旗牧民有敢跟席尼喇嘛走者，要杀头，要满门抄斩！”那时候，由于蒙古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王爷的禁令对控制牧民思想和行动，仍然有相当的效力。因此，牧民们虽然从内心里支持席尼喇嘛，但怕遭到王府的制裁，不敢参加“独贵龙”。

在这种情况下，王悦丰和呼纯特古斯一起，亲自到蒙古包里去发动牧民，让牧民们跟着席尼喇嘛起来革命。

席尼喇嘛为了筹集枪支弹药，给外蒙古乔巴山元帅写信，要求他给鄂尔多斯“独贵龙”支援一批武器。这时候，恰好有苏联通过外蒙古支援国民军冯玉祥部队的一批武器。这批武器已经运到外蒙古，乔巴山元帅便从中拨出 500 支连珠枪，支援鄂尔多斯的革命斗争。

这批武器运到包头后，为防止落入各旗王公之手，席

尼喇嘛和旺丹尼玛商定，采取见人发枪的办法。席尼喇嘛便写信给伊克昭盟各旗“独贵龙”首领，让他们派自己的“独贵龙”队员亲赴包头去领枪。

王悦丰得知“独贵龙”队员必须亲赴包头领枪的消息后，便发动格什格达来、阿拉并巴音、哈拉占、巴巴、桑布、赛兴嘎、老来桑布、伊克当等人偷偷跑到包头去领枪。这一次，乌审旗领回来的枪共有 104 支。

1926 年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旺丹尼玛被混入革命队伍的不纯分子白云梯的爪牙暗害后，席尼喇嘛带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 12 团回到乌审旗。这时候，王悦丰已是 26 岁的青年人。开始，他在席尼喇嘛军第三连当班长。不久，因他英勇善战，获得了战斗英雄的称号，后被提升为排长。

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为了镇压席尼喇嘛领导的革命力量，便同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勾结在一起。从 1927 年 2 月 23 日开始，由井岳秀发兵攻打席尼喇嘛。同年夏天，席尼喇嘛的部队在乌审旗芒赫图庙一带与井岳秀三千多部队遭遇。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 2 点多钟，席尼喇嘛军仍然无法摆脱敌人的攻击。这时，天气闷热，骄阳似火。沙漠里好象蒸腾着看不见的火焰，把人们炙烤得干渴难忍。就这样，战士们仍然在席尼喇嘛的指挥下，同敌人进

行着激烈的麻雀战。每个人肩负着吸引、阻击几倍于己的敌人的战斗任务。

席尼喇嘛从巡行指挥的战场上走下来，见战士们渴得没办法，便对身为警卫员的儿子贡嘎说：“你到柳林边那座沙丘旁拣一些干沙蒿，熬一锅茶。等战士们撤出战斗后，好让他们喝口茶，解解渴。”贡嘎刚把茶熬好，就见王悦丰带着他的一排人，从柳林的一侧绕了出来。站在沙丘上观察敌情的席尼喇嘛看见王悦丰之后，大声命令着：“阿拉宾巴雅尔，贡嘎已经熬好了一锅茶，你们快去喝一碗。”

这时候，战士们的喉咙里都干得冒了烟。一听团长让他们去喝茶，便不由自主地往茶锅那里走。可是，王悦丰连向茶锅这边看都没看。只见他脱下那双不跟脚的靴子，把靴子往沙丘边一扔，提着枪朝敌人的阵地跑去。席尼喇嘛见他不来喝茶，便连忙喊他：“阿拉宾巴雅尔——你不来喝茶，怎么又一个人跑啊？”王悦丰回答说：“渴一点没什么，现在敌人正朝我设下的假目标靠拢。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时机，等我喝过茶，就会贻误战机。趁着这个机会，我把他们消灭上几个再说。”说完，他便一个人向敌人摸去。这时，围在茶锅跟前正准备喝茶的战士们，见排长一个人向敌人冲去，只好把手里的茶碗放下，也跟着王悦丰向敌人冲去。……这次席尼喇嘛指挥的芒赫图战役，

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王悦丰由于和席尼喇嘛始终保持着思想信仰的一致，在长期向封建王公制度发起进攻的战斗生活里，他和席尼喇嘛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席尼喇嘛部队的编制，都是以地区为基础编起来的。12 团第三连的兵，都是来自嘎鲁图庙东南的布寨一带。那时候，席尼喇嘛与王悦丰的家相去不远，他们都属于第三连的范围。实际上，这个连队是席尼喇嘛部队的基础力量。每逢遇到斗争复杂的紧张时刻，席尼喇嘛总是和第三连一起行动。这样，三连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席尼喇嘛的警卫队。王悦丰是三连的排长，他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深刻体会到，革命事业的胜利与席尼喇嘛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王悦丰越是十分关注席尼喇嘛的安全。

1928 年春季，席尼喇嘛的部队与白云梯军在乌审旗沙尔利格庙附近的昌皇滩交战。白云梯的兵力几倍于席尼喇嘛的部队，战斗激烈而又残酷。战斗过程中，一个战士需顶住几个甚至十几个敌人的火力攻击。这时候，王悦丰见席尼喇嘛在前沿阵地的枪林弹雨里进进出出，席尼喇嘛的安全问题便重重地压在了他的心头。在兵员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王悦丰把席尼喇嘛的儿子贡嘎从战斗中抽出来，给他布置任务是：“从现在的情况看，今天白天要和敌人

拼，晚上也要和他们打，我们非把敌人赶出乌审旗不可。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把你找来是交给你一个更加繁重的战斗任务。你一定要好好照料、保护我们的席尼喇嘛团长。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席尼喇嘛同王悦丰结下了同生死、共命运的战斗情谊！

1929年春节，席尼喇嘛让战士们回家去同家人团聚。而他自己，却留在乌兰陶勒盖庙上守卫团部。这时，他的秘书孟和乌力吉，以及布仁吉尔格勒，额尔和木达来，浪诺日布等人，以保护团长和秘书长的名义，留在乌兰陶勒盖庙上。正月初二夜，值班员是三营二连连长布仁吉尔格勒，哨兵是额尔和木达来。布仁吉尔格勒以看表为名，推门走进席尼喇嘛的卧室。这时，额尔和木达来躲在布仁吉尔格勒的身后，向睡在炕上的席尼喇嘛开了枪。鄂尔多斯的英雄儿子席尼喇嘛，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回家过年的王悦丰闻讯后，带着他的女人扎合岱，赶到乌兰陶勒盖庙。这时，席尼喇嘛部队的营盘里，已经表现出极度的慌乱。王悦丰走进席尼喇嘛的卧室时，只见炕上放了一根绳子，意思是让来向人民英雄告别的人们，不要越过那绳子。王悦丰十分敬爱的席尼喇嘛团长，躺在炕